

## 漢光武與馬伏波—老師讀《通鑑》之七

伏波將軍馬援，應該是東漢人物之中，最「帥」的一位。首先，他的相貌十分俊美，史書記載：「援長七尺五寸，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。」（《後漢書》李賢注引《東觀漢記》）讓我們看到，馬援個子不很高，但長得非常漂亮，像畫一樣的漂亮。其次，馬援很會講話，有些話簡潔有力，像「丈夫為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。」、「男兒要當死於邊野，以馬革裹屍還葬耳，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？」是我們熟知的兩句，講得多好啊！要能講出這樣漂亮的話，非要有高遠的見識與恢宏的氣概不可！第三，馬援感情豐富，我們讀他寫給隗囂手下楊春卿的信，要春卿勸隗囂歸降，是從隗囂家中的悲愁之狀，講到君臣之義與朋友之道，真是用情至深。至於馬援辦事能力強，建樹多；指揮作戰，表現卓越，則與一般傑出人物無異，也就不必多談了。

這樣一位很帥的人物，在光武帝得天下的過程中，以及開國諸事紛紜之時，都做了不少事，幫了很多忙；但是，馬援的下場卻很淒涼，遠征遇挫，憂憤而死。對他不滿的人，藉機說他壞話，光武帝大怒，收回所封的爵位；再派恨他的人前往調查，嚇得家人只能草草下葬，馬援的朋友故人，都不敢前來弔唁。妻子與侄子馬嚴，各自用草繩縛住，兩人相連，到朝廷請罪。問明了馬援的罪狀，竭力澄清，前後六次上書，一再地哀求，朝廷才准正式下葬。

何以如此呢？王船山在《讀通鑑論》中說，光武帝討厭馬援。船山又說，這是馬援自己找的，年紀這麼大了，還不懂「功成名遂身退」的道理，還要有所表現，要求率軍遠征，擺出一付老當益壯的樣子，真是惹人討厭！船山還說，馬援的作為是「老而無厭」、「好戰樂殺」都是老子所批評的「逆天之道」。

我們讀史書的記載，不難發現馬援與劉秀的性格相去甚遠，兩人的矛盾也就難以避免。馬援讓光武感到討厭，是他自找的，恐怕也與他的作風有關。讓我們先看看他們兩位人物出場的畫面。劉秀的出場，請見《通鑑》新校標點本，卷38，頁1234，王莽地皇三年，公元22年。劉秀與長兄劉縯個性很不同，劉縯是一位很有氣勢的人，見到王莽篡位，十分憤怒，立志有所恢復，於是耗盡家財，結交天下豪傑。劉秀呢？很不一樣，他是一位很規矩本分的人，喜歡到田裡走走看看，所以，時常受到劉縯的恥笑，說他只會種田。有一天，劉秀與姊夫，一起去看一位學過「圖讖」，頗有一點造詣的人，這人說到近來的讖語「劉秀當為天子」，大家說就是國師公劉秀嗎？因為大家都知道劉歆為了這個讖語已改名為劉秀。正在你一言，我一語的當兒，有一個人冒出了一句話：「怎麼知道就不是我呢？」大家回頭一看，果然此人也叫劉秀啊！會是他嗎？怎麼可能！於是大家都笑彎了腰。馬援的出場晚了一些，要到公元25年，這時隗囂回到天水，關中避難到天水的人都投向他，馬援也是其中一人。《通鑑》的記載，回溯了馬援年輕時的事情，說馬援看到家裡的經濟情況不很好，向哥哥說，讓我到邊遠的地方去種田放牧吧。哥哥同意，說你有大才，必成大器，你就去吧！馬援去了，常對人說「窮當益堅」的那句話。種田放牧的成效很好，賺了很多錢，馬援認為，錢財

就是要給需要的人，自己不屑要當守財奴，就把它分給了親人舊屬。這時，馬援聽說隗囂接納賢才，就到天水去了，隗囂對他十分敬重，重要的事都與他商議。如果我們去看一下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的記載，會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，像是要去邊地種田放牧，是因為書讀得不好，「嘗受齊詩，意不能守章句」，哥哥仍很器重他。不久哥哥過世，他守喪期年，不離墓所。後來當了地方上的小吏「郡督郵」，奉命把一個囚犯送到司命府，他覺得這個重罪的囚犯很可憐，就放了，自己也只有逃到北方去躲著，等到赦令下來，就留在北方種田放牧。這些未見於《通鑑》的事跡，更能反映馬援那任俠的豪情。然而不論是否加上這段描述，倜儻不羈的馬援和勤謹敦厚的劉秀已經構成十分明顯的對比。

馬援初次見到劉秀，已是劉秀稱帝的第四年了，那一年是公元 28 年。先是，隗囂要馬援到四川，看看在那裡已經稱帝的公孫述前景如何。馬援想到公孫述，老同學嘛，見到面一定是親切接待，拉著手話講個不停；沒想到公孫述擺出一付排場，官模官樣地行了見面之禮，就送他到館舍休息。然後在宗廟中安排了一個盛大的典禮，正式接見馬援，並封馬援為侯、大將軍。公孫述無非是要隴西來的老同學瞧瞧，自己現在多麼得意。跟從馬援前往的僚屬都很想留下，榮華富貴，享受一番。馬援向他們解釋，公孫述不能誠心誠意延請有才能的人，而是搞這些場面花樣，他坐在那裡，像木頭彫的，泥巴塑的，這個人不會有任何的前途。馬援回到天水也向隗囂作了同樣的報告，隗囂聽了，很高興，就叫他到洛陽看看劉秀的情況。

馬援到了洛陽，侍衛引進宮中，劉秀只戴了頭巾，坐在那裡，看見馬援進來，笑著迎向前去，對馬援說：你先去見了四川的皇帝，今天才來見我，讓我感到慚愧啊！馬連忙解釋：公孫述是同鄉，也是老同學，我先去看他；他在警衛森嚴下接見了我，我今天來到這裡，陛下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接見，如果我是刺客，陛下就危險了。劉秀說：你不是刺客，你是說客。馬援說：如今天下不平靜，冒名的人很多，還是得小心；但我見到了陛下的雍容，像是見到了真正帝王的氣度。馬援回到天水，隗囂問起東方的情形，馬援說：劉秀接見我好幾十次，（胡注：《東觀漢紀》曰：凡十四見。）有時從晚上談到天亮，我覺得劉秀才能高明，當今已是沒有對手，而且他什麼都談，沒什麼隱瞞的，有點像漢高帝；還有，他的學識不錯，做事仔細，似乎比前世的帝王都強。隗囂聽了，有點不悅，問：你覺得劉秀與漢高帝比的話，誰強呢？馬援說：那是不如的，漢高帝率性而行；劉秀勤於做事，行為規矩，又不喜歡喝酒。隗囂說：照你這樣講，劉秀比漢高帝還要好呢。這個故事很有意思，值得談談。首先，我們可以看到馬援評價人物，有其標準，劉秀是很不錯，但比起劉邦還差很多，而且是一個不可能跨越的距離，那是一個與生俱有的才能和後天努力獲取的能力之間的差別。其次，隗囂聽懂了嗎？顯然沒有。隗囂跟隨過劉歆，經書造詣不差，學問出自名門，當時頗有點名氣。他居然聽不懂馬援的意思，他還是用一般常人的眼光來看古今人物，馬援自然不想枉費心力，再做解釋了。

馬援投歸劉秀，力勸隗囂也歸漢，隗囂猶豫不決，雖然遣子入質，仍然專制

一方。光武帝建武六年，公元 30 年，隗囂聽從手下的建議，發兵反漢。馬援寫信給隗囂的心腹楊春卿，請他勸止隗囂，春卿未覆。過了兩年，光武帝決定親征隗囂，有人認為東方初定，不宜遠征，光武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召請馬援問問意見。馬援說隗囂的將士都感到前途茫然，無心作戰，只要進兵必能致勝。又在光武帝面前，用一些米堆起來，作成山谷的樣子，說明當地形勢，指出進軍最佳路徑。光武帝看了，說：隗囂的軍隊好像都在我的眼中了。次日，決定進軍，隗囂手下紛紛投降，但因為東方出現動亂，光武帝匆匆回師，未能竟其全功。建武九年，公元 33 年，隗囂「恚憤而死」。《後漢書》的〈馬援傳〉中有一段記載，《通鑑》未錄，似與此次進兵相類。本傳中記有，馬援進退言談頗為得體，尤其善於講述歷史上的事情。每次談到關中長安附近一帶的人物，不論是有名望的長者，還是活躍於地方的少年，講來栩栩如生，極為動聽。皇太子，宗室子弟，以及在旁邊侍候的人，無不聽得入迷。馬援又擅長講述用兵方略，光武帝常常說，馬援講用兵，與我的想法相同。我們讀到這些記載，不妨稍停一下，想一想，光武帝看到馬援的精彩演出，心裡會想到什麼？光武帝講的這兩句話，一方面表示，你講得很好，我同意你的看法；另一方面，也多多少少有點不能讓你一個人出盡鋒頭，要適度的表示是我在當家做主的意思。我們可以揣測，光武帝當然是像其他人一樣佩服馬援，但難免不會感到，馬援鋒芒畢露，光采奪目的表現，總會含有一些潛在的威脅。

建武十五年，公元 39 年，天下已經基本安定，建設的工作逐步展開。光武帝感到人們自己報上的墾田數字，與實際的情形落差很大，下令地方官員仔細察覈。不少地方長官藉此機會，剝削小民，圖利豪強，而且貪贓舞弊，中飽私囊。光武帝要查這件事，許多地方都派人來朝廷報告。有一次，光武帝看到陳留這個地方的報告中夾了一個條子，寫著：「潁川、弘農可問；河南、南陽不可問。」他就問陳留派來的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回答是從洛陽街上拾到，不知道什麼意思。光武帝很生氣。這時，十二歲的東陽公劉陽正在帷幄後面，說這是與調查墾田數目有關。光武帝問：就是與墾田有關，為什麼說「河南、南陽不可問呢？」劉陽說：河南是國都所在，有許多有權勢的大臣；南陽是皇帝的故鄉，有許多皇帝的親戚；這些人就是多佔了一些土地田宅，也不可以去追究。陳留派來的人承認，確實如此。這位十二歲的劉陽，從此更是得到光武帝的器重與寵愛。劉陽就是後人以「察察為明」稱之的漢明帝。

光武帝還派官員到地方去，訪查地方長官執法情況。發現大司徒歐陽歙擔任汝南太守時，從察報墾田數目的工作中，得了一筆很可觀的好處，就將他下獄。歐陽歙是尚書學的專家，八世為博士，學術地位崇高，受教的學生很多，到朝廷為他求情的士人，就有千餘之多。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年，甚至請求代歐陽歙而死。光武帝就是不赦，歐陽歙死於獄中。同年還發生一件事，大司徒韓歆的自殺。韓歆個性耿直，直話直說，從不修飾，常讓光武帝難堪，光武帝很不高興。一月初，韓歆又說，今年收成一定不好，說時指天畫地，言辭激烈。光武帝很生氣，免他的官，送他回家鄉。想想還是生氣，再派使者去譴責他，韓歆和他的兒子就自殺

身死。韓歆素有重名，只是為了這一點小事就死了，大家看在眼裡，很不舒服。針對這件事，司馬光發了一點議論，寫了一小篇「臣光曰」，說這豈不是光武帝的「明仁之累」。韓歆自殺，歐陽歆死於獄中，許多人心中的光武帝已經不再只是投戈講藝，息馬論道，提倡學術教育的儒家聖君；而是大權在握，生殺由己的專制君主。馬援當然也是許多人中的一位，感受應該更為強烈。

次年九月，河南尹與各地長官十餘人，都因為「度田不實」的罪名，下獄死。有一天，光武帝對馬援說：我為了地方官度田不實，殺的人多了些，現在想想有點後悔。馬援回答：這些人的死是罪有應得，那裡算多！只是死的人已經死了，不能再活過來了。光武帝聽了，大笑。我們讀到這一段記載，可以問兩個小問題，一、馬援講的這兩句話，是什麼意思？應該是很委婉地表示，用刑是太重了，把人處死，是何等重大的事。這些官員，貪贓不法，固然應該嚴懲，但人死不能復生，總該慎重。不過，在表面上仍然完全肯定皇帝的決策，不作任何批評。馬援善於言辭，也於此處可見。二、光武帝為什麼要大笑？他聽懂馬援的話中有話嗎？當然聽懂了，他當然知道馬援是在拐彎抹角、不露痕跡地批評他。那他怎麼辦呢？用大笑的方式掩飾心中的苦楚，大概是最高明的辦法。但是，他對馬援的印象，是加分呢？還是減分呢？我們設身處地去想一想，答案就能浮現。

東漢初年，馬援多次在邊地效勞，像是建武九年，西羌寇邊，拜馬援為隴西太守，前往處理。建武十三年，武都參狼羌為寇，也是馬援平定。建武十九年，他又平定了交阯女子徵側、徵貳的反亂。幾乎是邊地有警，馬援就立即馳赴，也都處理得很好，但也不是沒有失手的時候。建武二十一年，烏桓與匈奴、鮮卑連兵為寇，尤以烏桓最為強悍。光武帝命馬援前往處置，《通鑑》的記載是：「援將三千騎擊之，無功而還。」《後漢書》的〈馬援傳〉記曰：「烏桓候者見漢軍至，虜遂散去，援無所得而還。」同書〈光武帝紀〉記曰：「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，不克。」同書〈烏桓傳〉則曰：「烏桓復尾擊援後，援遂晨夜奔歸，比入塞，馬死者千餘匹。」那一段資料較為可信？應該是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的記載。因為為傳主隱諱，是傳統史書的寫法，失敗之事，往往輕描淡寫，「無功而還」與「大敗而歸」，所指之事相同，只是記載筆法有異而已。

建武二十四年，武陵蠻入寇，最初派去的人，未能平定。馬援請求率軍前往平亂，光武帝說，你年紀大了，不好吧！馬援說，我還能披甲上馬，光武帝說，那就試試吧，馬援跳上馬背，依然是英雄氣概，光武帝也就同意了。馬援為什麼不顧年老，執意請行？或許與他被烏桓擊敗有關。馬援一生，主要的成就還是戰陣中的表現，他的勛業令名，總不能在為烏桓所敗處畫下句點。在他來說，這是絕對不會甘心的。不過，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。馬援在出發前，與朋友講了一段話，他說：我受國家厚恩，應該有所報答，我的年紀大了，能報恩的日子很有限了。今天能有此機會為國效命，很是高興，就是死於戰場，也十分甘願。但是，皇帝身旁的那些權要子弟，難與共事，又會講些小話，讓人很是討厭。從這幾句話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馬援的人生態度就是不放棄任何貢獻一己之力的機會，年紀雖大，老當益壯，只是他已預見這些權貴子弟將會帶給他很大的困擾。

圍繞在光武帝身旁的權貴子弟，深知光武帝的好惡，光武帝對馬援的真正態度，他們心知肚明。另一方面，馬援對這些不靠自己才幹，依傍權勢的子弟們，是不大瞧得起的。有一次馬援生病，光武帝的女婿梁松前來探視，馬援十分冷淡。兒子們不解，說梁松是駙馬爺，當朝最為尊貴的人物，大人為什麼不對他客氣些？馬援說，我和他爸爸同輩，不必對他客氣。另一方面，馬援看到自己的侄子馬嚴、馬敦，平常好議論時政，又與豪俠之士來往，十分擔心。因為朝廷的統治作風是越來越緊，言行不慎，容易惹禍。馬援在交趾的時候，曾經寫信給兩個侄子，要他們學「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」的人；不要學「豪俠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父喪致客，數郡畢至」的人。信中開頭有一句話，講得真好：「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也。」這是做人的道理，今天讀來，仍覺得極好，人人應當奉行不渝；這句話的份量，應該不在「丈夫於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。」之下。但是，這封信卻惹出了一些事端。信中提到不要學的人，名叫杜保，杜保又是梁松的好友，杜保的仇人上書指控杜保和梁松的不是，就用馬援的這封〈與侄書〉為據。光武帝看了，把梁松召來，責罵一番，梁松因此深恨馬援。

馬援進討武陵蠻，有兩條路可以選擇，一條路遠但好走，一條是路近但難行。馬援選了後者，結果被困在山勢險峻，水流湍急之處，無法前進。天氣炎熱，瘴疫流行，士卒得病的不少，馬援也病死於此。光武帝聽了不少人說馬援的壞話，很生氣；還有人說，馬援在交趾載了一車號稱養生的薏苡回來，其實是明珠文犀，光武帝聽了，更是生氣。派人前去調查，並接管馬援指揮的軍隊，而這人正是梁松。光武帝對馬援的討厭，甚至可以說是報復，已經明明白白的表現出來了。

馬援有功於國家、朝廷，也有功於光武帝劉秀，這是人人盡知的事；然而，馬援的下場，卻淒涼無比，這是人世間十分不平的事。儘管許多人為之歎息，但有誰敢為此事發出不平之鳴？有的，他是朱勃。朱勃上書，陳述這二十二年來馬援的貢獻，指出今天家屬境遇的淒慘，要求朝廷公卿對馬援的功過，詳加評定。光武帝看了，「意稍解」，好像是說氣消了一點，不再往牛角尖裡鑽了。朱勃是何許人？朱勃與馬援家人早有來往，朱勃十二歲時，課業很好，「能誦詩、書，辭言嫺雅」，很受到馬援哥哥的賞識，相比之下，馬援在功課方面比朱勃差多了。但哥哥安慰馬援說，朱勃小器速成，你是大器晚成，朱勃將來一定不如你。後來馬援封侯，拜為將軍，朱勃不過是一名縣令。馬援看到朱勃，由於舊識，不時消遣消遣他，朱勃也不以為意。然而，馬援死後，出來為馬援申冤的，只有朱勃。讀到這裡，不免感到馬援豪氣干雲，令人激賞，但個人修養似乎有所不足。反觀朱勃，雖無功業可述，亦無言辭可傳，但在緊要關頭，發聲振聵，仍然可見讀書為學有其價值了。

馬援是一位非常精彩的人物，他的一生也充滿傳奇色彩。我們只讀《通鑑》所載，仔細體會書中文字，就會被他深深吸引。把他的事跡與漢光武帝聯繫起來，細讀兩人的交往，可以感到其間關係的複雜微妙，讀來很是有趣。這時，請不要忘了打開《後漢書》，多讀一點就能知道得多一點、深一點，也就更為有趣了。

本文刊載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214 期，2005 年 11 月號，頁 98-103。